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傳會選卷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朱堦

書傳會選卷四

明 劉三吾等 撰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音釋傳 國號周本太王所居地名在岐山之南所謂周原也皇甫謐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

泰誓上 泰太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

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本文也仁山金氏曰上篇誓諸侯因及御事庶士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自誓其師

音釋

傳　復漢書師古註復歸也芳目反剽匹妙反經傳杜戀反下同數所矩反下同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

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之受命改元武王冒先君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為明著但其曰十一年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

音釋 見形甸反下同虞芮如稅反 傳 二國名虞在陝之平陸芮在馮州觀去聲下觀政如字夫音扶下同并去聲喪平聲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

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程伯圭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苟不稱王建號是以臣犯君名不正言不順矣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湯誥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泰誓類于上帝是用天子之禮也周禮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告成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用天子禮也周禮王六軍泰誓謂大巡六師是備天子之六軍也史臣書王曰猶可謂追稱如有道曾孫周王及昭我周王乃記當時之語豈史臣追書哉音釋傳治平聲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

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音釋傳 強上聲 夫音扶 長上聲 之為去聲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音釋經 受是酉反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氏云受讀曰紂鄭氏云紂帝乙之子帝乙愛而欲立之號曰受德時人轉稱為紂陸氏遂以立政篇受德為紂之字此却非是立政自以桀德與受德對稱耳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

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沈湎溺於酒也冐色冐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割剥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勳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陳氏大猷曰天命文考何自而見觀民心歸文王而怨紂此即天命三山陳氏曰文王所謂大勳惟在化紂改過自新天下之民各得其安此文王之勳也

音釋經湎彌兖反陂班縻反炙之石反刳空胡反剔它歷反孕以證反

傳障之

亮反炮音庖烙音洛又音閣謚覓畢反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矣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得失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於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音釋

經 悛且緣反粢音咨盛時征反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傳 長上聲觀兵上去聲背音佩下同

天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佑助寵愛也天佑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誅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乎天而已

音釋經相去聲傳長上聲左右音佑佑夫音扶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公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丈勢正與此同十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此章

傳文俗本有得於心多作有得於身十萬曰億多誤寫作百萬曰億今正之 音釋經度達各反下同

傳量平聲朝左傳陸音如字一音馳遙反 程伯圭曰兵法戎車一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千乘之車則用甲士三千人總七萬五千人分為六師故曰有臣三千也此亦可見武王已備六軍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音釋傳長上聲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眾致天之罰於

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音釋　傳　造七到反祭名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音釋　傳　應去聲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音釋　經　戊音茂

曰嗚呼西土

有衆咸聽朕言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音釋

傳鎬下老反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犂黎通黑而黄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為仇讐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究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音釋經犂良脂反籲題二

反傳黎字同比必志反脅虛業反傳呼去聲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音釋經辟必益反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荅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呂氏曰命即至公之理豈可以為己有紂既不知天命自然不知敬天之理故謂敬不足行自然不知鬼神之德故謂祭

無益自然不知民之當愛故謂暴無傷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成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音釋經喪去聲鑒孔傳本作監以諸篇例之當從孔傳傳重傳容反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謂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音釋傳治平聲下同召實照反字本作邵古通用後凡言召公者倣此史記註召

者圻內采地名寰宇記云河南府王屋縣乃邵康公之邑縣西有邵原又有邵康公墓及祠夭徐音於驕反陸音於表反散蘇旱反邑姜左傳註武王后齊太公女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亟拯己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孔氏曰天因民以為視聽民所惡者天必誅之

音釋傳斷都玩反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

心非有私於已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懔懔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呂氏曰紂之亡惟離心離德周之興由同心同德前既詳言至此復提起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克垂無窮音釋經勗吁玉反傳懔力錦反將去聲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

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絶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絶結怨之實也無垢張氏曰天有顯然之道其禍福各以類而彰善福之類也故善自取福惡禍之類也故惡自取禍以類相召夫豈有心哉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婦人上帝弗順祝

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斮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因奴忠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音釋

經斮側略反脛形定下頂二反令衛縣西北有陽阿水相傳紂斮脛處痡音鋪陸云徐音敷又普吳反屏卑正反技巨綺反祝之六反喪去聲

傳耐乃代反强上聲傳柱戀反膏

去聲妲己上當葛反紂之正妃有蘇氏女夫音扶斷孔傳云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陸氏音斷丁管反又按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註祝斷也陸音斷丁管反穀梁傳哀公十三年云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註祝斷也陸云斷音短則是祝之訓斷乃斷絕之斷音與短同今蔡傳云斷然降是喪亡則是讀為斷決之斷而為煆音矣宜從孔傳污音烏行胡孟反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讐也

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讐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為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讐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音釋 經 辟必益反 傳 長上聲去上聲下同朝馳遥反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

音釋 傳 被皮為反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

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仁山金氏曰泰誓上以誓諸侯為主中誓諸侯之師其辭止於尚弼永清定功永世下篇自誓其衆始有不迪顯戮之戒至于牧誓則商郊之誓臨戰之時一人不戒易以敗事故均戒誓之不勉有戮不可以貴賤異法也

音釋經牧如字徐音茂說文引書作坶字林音母傳朝歌上如字紂所都邑今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別筆列反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

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為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為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音釋 經 杖直亮反持也鉞音越旄音毛逖他歷反 傳 昧冥按太甲篇訓昧為晦見形句反陳直刃反勞去聲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陳氏大猷曰友邦冢君指所會之諸侯三山陳氏曰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即諸侯之三卿也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

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傳以為武王之三帥非是音釋經長上聲下同傳首言西土之人指周之臣民次言友邦之君及其治事大小之臣又次言遠方小國其序當然也治平聲下同從才用反帥所類反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音釋經羌驅羊反髳莫侯反宋括地志云岷洮等州以西為古羌國以南為古髳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慈靜等州以南皆是也濮音卜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

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音釋經稱平聲比毗至反傳楯豎尹反所以蔽身者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音釋經牝婢忍反索昔各反傳孽魚列反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肆陳答報也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

弟先王之胄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音釋經 婦房缶反長上聲宄音軌 傳 好去聲樂音洛離去聲背音佩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

音釋傳 刺七賜反直殺也陸音七亦反

尚桓

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音釋經桓胡官反貔頻脂反豹屬出貉國迓陸云馬本作禦禁也傳將去聲降胡江反下同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温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成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

今文無　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

商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音釋經　魄匹陌反字本作霸古通用孔疏云魄者月輪郭無光處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癸居誄反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

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音釋經 哉如字華胡化胡瓜二反

傳 潼關上徒紅反本名衝關以河水衝激華山之東故名又因廣漢潼水至此入墊江故遂以潼名墊音疊復扶又反下並同乘平聲衅與釁同許刃反倒都皓反載作代反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音釋經 駿陸音荀悛反朱于清廟詩傳云大而疾也孔疏云是年四月己丑朔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

百神皆於周受命葢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音釋

傳朝馳遥反 見形甸反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

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命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音釋經太王上音太基王如字又于放反夏亥雅反下章華夏同傳邰音台在斄縣斄音邰邠與豳同悲巾反在栒邑縣豳鄉岐山之西北四百餘里太王公劉十世孫岐山在美陽縣郃之西北相去無百里及文王都豐在鄠縣又岐山東南二百餘里上四縣並隸古扶風凡九年崩按經世書紀年云文王以己巳歲崩追數九年則辛酉歲也而紀年云辛酉歲紂因文王癸亥歲始釋之命為西伯則至己巳歲纔七年耳當是辛酉歲即釋為西伯至崩時九年也然左傳又云羑里之囚十年亦與經世書不合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

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陳氏大猷曰底致也告于皇天后土即泰誓言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天地尊之至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曰以下乃述其告天地山川之辭有道指祖父也大正以兵征之也人君當輔相天地參贊化育使人物各得遂其性今紂於天物則暴之絶之於衆民則害之虐之而惟天下有罪逋逃而歸紂者紂皆主而藏之如淵之聚黿鼉藪之聚鳥獸仁人謂亂臣十人予小子既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以遏絶亂略謂伐紂也是以内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傳謂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未審然否此當在於征伐商之下

音釋

經 貊莫白反 傳 傳柱戀反

恭天成命肆予東

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陳氏大猷曰恭者敬而奉之之謂成命一定而不可易決於伐商也肆遂也武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兵弔民伐罪秋毫無擾凡以安其士女而已士女喜悦以筐篚盛玄黄之幣以迎我師顯我周王之當王天下也然此豈人力之所能致蓋天之休命有以震動人心故人皆歸附我大邑周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音釋傳篚篚盛玄黄說文云筐飯器也莒屬篚似篋盛時征反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

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刼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吊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

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音釋

經相去聲戊音茂陳直刃反倒都皓反漂紕招匹妙二反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史記云武王命閎夭封比干墓散先旰反

傳見形甸反予音與去上聲賑之刃反賙之由反亡者孔疏云謂紂所貶退處於私室者復扶又反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

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後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音釋經喪平聲治去聲傳長上聲五典之教按舜典五典五品皐陶謨周官君牙五典蔡氏所釋並同而此五教之目有兄弟而闕朋友何也言長幼則該朋友矣夫音扶後扶又反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第今參考定讀如此大略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二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曰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未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

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托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畧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音釋 傳 屬音燭 應平聲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商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按篇内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音釋 經 範音范 傳 治平聲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昌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音

釋傳喪去聲朝鮮史記索隱云音潮仙以有鮮水故名漢志樂浪邪有朝鮮縣註云武王封箕子於此為

為上如字下去聲故為如字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王肅以陰騭下民一句為天事相協以下為民事註云陰深也言天深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王

者當助天和合其居所行天之性我不知常道倫理所以次敘是問承天順民何所由也

音釋經 隲職日反相去聲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乃言重其荅也陻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荅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斁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别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禹治

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音釋】經陻音因汨音骨數都故反傳治平聲下同別筆列反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

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音釋經初一朱子云二下當讀下八句倣此後章一五行却與此異讀音豆徵知陵反讀作證非嚮音向

傳者治去聲餘並平聲應去聲下同省息井反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五行之形布於地而其

氣運行於天故曰五行既運行於天故所至宿次分野其相生相克之用禍福驗於人事劉向所謂發于地而華形於天易大傳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也非古昔聖賢窮物之原究物之理何足以知此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四行無正位無成名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臭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唐志曰五行見象于天為五星分位于地為五方行于四時

為五氣德稟於人為五常用於人為五材播于音律為五聲發于文章為五色而總其氣為五行人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以物為最靈潤下水之性作鹹海水之味海為百川潤下之止故徹海之底味皆鹹也陳氏大猷曰水不鹹潤下而鹵則鹹火不苦炎上而焦則苦木不酸結而為實則酸金從革而成辛土稼穡而成甘火性炎上鬱而為烟凝而為煤也唉火之煤則知其味之苦矣草木始生先伸後屈其結實未有不酸者金性有剛有柔故從人改革既經改革則其味作辛矣五土發生五穀以立民命凡養生之物皆甜者土之味然也

音釋經下去聲上上聲二字音見朱子語錄鹹音咸

傳五行之味孔疏云水久浸變為鹵故鹹火焚物焦故苦木實多酸金在火有腥氣近辛土生五穀味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叙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聽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陳氏大猷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貌言視聽思所謂物也恭從明聰睿所謂則也朱氏曰自恭作肅至睿作聖此學問之極功盡性踐形之事貌曰恭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衣冠容貌之整潔動止之合宜人之瞻仰者亦肅然矣故曰恭作肅言曰從上自天子下逮臣庶貴賤雖殊凡所語言入人之耳著人之心始終其事悉順乎理理之順人斯從矣故曰從作乂明者視無不見也視而能精則洞燭人情深知物理而智

極其明矣故曰明作哲聰者聽無不聞也聽而能審則聲自外至理自內出而謀無不善矣故曰聰作謀睿者通乎微也思而通乎微則知之之至不思而得而有以至于聖矣故曰睿作聖此五德之用也

音釋經 視時吏反又常止反按陸氏於諸經及書前後視字皆無音獨於此音常止反今考韻書四音及六至皆有此字註義皆同則上云二聲皆可讀睿俞芮反哲之列反字與晰同下當從日從口非 傳 見形甸反 度達各反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所以除殘去暴師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朱氏曰八政以急緩為次序食

謂君授民以時使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慎不失時盡力畎畝則食足矣食足則民命立矣貨民用諸物日用不可缺者使之懋遷有無農末相資則貨財流通矣祭祀所以報本也國有大祀中祀羣小祀無不主于報本故誠不可懈禮不可褻祀不可瀆故先聖王所重為此故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其敢少有毫髮慢易之心乎邦有空土司空掌之所以居四民時地利也若後世徙狹鄉居空荒以實其地之類司徒掌邦教民生理散居君之五教恐民有所忘失故每歲孟春則木鐸以聲之使人知及時趨事掌其職曰司為其事而屬乎所掌者曰徒此之為司徒也司寇掌邦禁其諸上亂國政下殃良民諸姦邪不正是為寇賊姦宄斯等之為乘人之隙窺人之愚侮善陷良盡在治下是其司寇也七曰賓者禮曹之司也玉帛之會節以等差協以禮儀遠人服而上下安賓之謂也師者六軍也凡有衆敢恣肆者按九伐除殘去暴以誅之六軍之衆故曰師陳

氏大猷曰養生事死須要得安其居故司徒次之居安而後教可施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故司徒次之朱氏曰教之不從而後刑之刑所以弼教也故司寇次之內治既舉而後外可理故賓所以懷諸侯諸侯或有不庭則征伐之故次賓次師焉

音釋傳治平聲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歷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者也唐孔氏曰自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歲所以紀四時也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所以紀一月也自夜半至明日夜半周十二時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以紀氣節早晚辰謂十二辰以紀日月會處歲驗君之得失聖人之心欽哉所以歲驗君之德善惡有不可逃者驗在民生設使四時俱各差繆七曜衮度水旱愆期終歲若

此君之過也四時雖有不調七曜間或不常於民無害於歲頗全月中之疵臣之過也月之宰也三旬風雨失節異物出焉臣之過也星分二等均周天為十二列星辰於二十八宿其二十八宿之星與凡諸星各擬凝於天體各司辰度毋敢擅移若或聚散驗之分野殃咎星辰之説經星也五星金木水火土步天而東往進進不已亘古亘今暫有退行不應歷數而乃禍焉星緯星也精於歷者通乎古今妙於數者不失秒忽測日月之循環候星辰之進退慎授民時以康海内此歷數所以居日月星辰之後也

音釋 經 數雙遇反 傳 躔星延反説文踐也星所履行故曰躔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大也建立也極北極之極至極之義至善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者也言人君以廣大極至之理建立於上語父子則極其親而

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與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豈有建極至善之君而五福不集於其身者乎即下文次九之五福也人君集福於上非自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既以身為之極使之觀感而化又命司徒掌教使之由教而入民有是善則亦有是福矣所謂敷錫也天下之民於廣大極至之理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民安於下則君安於上所謂錫汝保極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

音釋

傳　別筆列反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朋邪黨也民有常業非禮不為非善不交所謂無淫朋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有位者出於至公不立黨與不徇阿曲

所謂無比德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有廣大極至之理者使之有所取正耳彼小德惟善者其孰能之重言人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音釋

經 比毗至反 傳 重儲用反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而選用之也如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篤實者也進之則可與為善退之則流於惡大道之中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如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與之以官錫之以祿而是人皆

謂君道之明斯其為大善之極也

音釋經好去聲

傳操倉刀反見形甸反則為去聲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言之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而不可虐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而不可畏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音釋經煢渠營反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

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正人不能用而用無好德之人乃人君姑息之所致善用人者可不常加省察以防微杜漸乎

音釋

經 行胡孟反好去聲下同

傳 仰魚向反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己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己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反復吟詠而

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以叶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息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音釋

經 陂音秘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韻獨不叶因周易泰卦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為無陂今按頗陂二字皆從皮古字多通用但須改音不必改字也好惡並去聲蕩待朗反平叶蒲眠反

傳 倍與背通見形甸反夫音扶復音腹下同六詩即詩六義也要去聲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廣大極至之理推行而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乃代天以為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

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陳氏大猷曰上文言聖人以身盡道而示極至此言聖人以言明道而闡極聖人建極二者不偏廢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人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之所以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音釋 經 近 巨靳反 傳 長 上聲 見 形甸反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

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潛者沉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者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歛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音釋經 燮悉協反從三火 傳 治平聲乎音與亢音抗而治去聲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此言人君以三德馭世不可假其權於大臣也

音釋經 辟必益反 傳 可上去聲

臣之有作

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而汝也側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汝之家諸侯必凶于汝之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音釋經頗陸音普千反忒云與陂通音秘說見前僻匹益反忒惕德反傳分扶問反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龜蓍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音釋傳蓍升脂反蒿屬用之以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音釋

傳 絡繹孔傳或作落驛古字通用也但今人釋絡繹為不絕之貌而孔傳乃云不連屬義殊乖異孔疏釋為稀疏之意不過傳會之辭耳又引王肅云霍驛消滅鄭玄云色澤光明亦皆未見所據按史記驛作涕注云涕音亦尚書作圛索隱引孔傳云駱驛下連續是涕泣相連之狀蓋後人傳寫之誤以下為不也屬音燭

曰

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音釋

經 惟字本作悔呼內反

傳 蠱之貞風見僖公十五年貞屯悔豫見晉語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歸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為八故云皆八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

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原兆瓦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音釋傳三兆三易見周禮卜人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

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

音釋傳 傳謂上柱戀反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徵驗也所驗者非一故曰庶徵雨謂不淫暘謂不亢燠謂和而不炎寒謂凍而不沍風謂調而不烈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備者無缺少也序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則庶草且蕃茂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蓋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音釋經 蕃音煩廡罔甫反古文蕃廡之廡但作無

音武而有無之無但作无與亡後人既以無為有無之無故書經今文加广以别之廡乃堂下周室之名音同而義則非矣說文作橆註引書作庶草蕃橆無即橆字後人省兩木為四點也當從說文為是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也餘准是

音釋

傳澇郎到反水淹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休美也天時之美驗於人事故曰休徵時雨若謂當雨而雨不愆期時暘若謂當暘而不失候時燠若謂應燠而燠時寒若謂應寒而寒時風若謂應風而風此肅乂哲謀聖五德之所感也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咎惡也天時之乖驗

於人事故曰咎徵恒雨若謂陰盛而多雨恒暘若謂陽盛而過亢恒燠若謂不應暖而暖恒寒若謂不應寒而寒恒風若謂不應風而風此狂僭豫急蒙不德之所致也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音釋　經　恒胡登反　傳　應去聲下同　幾音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以尊卑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王與卿士師尹所職有繁簡故所驗有遠近也王者總其大綱不親庶務故其得失必周一歲而後可見若卿士之職百責所萃其感應甚速故其省驗在於一月師尹職小事繁去民為近其感應尤易故其省驗在於一日若一月一日之

間天氣不順而歲事無傷則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而非王者之所憂矣

音釋 經省悉井反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

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失得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耳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卿士師尹各有常職豈能狥民之所欲哉以月之常行不能從星之異好猶卿士師尹之常職不能從民異欲王綱一布大德溥施豈從民之屑屑好惡者哉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之謂也從星不言日者從星惟月可見耳

音釋

經　好去聲下同

傳　脩音秀　省息井反　以見形向反　夫音

扶近臣謹反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廪禄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王道言之壽者尊賢養老也富者利用厚生也康寧者老安少懷也攸好德者任賢使能也考終命者封謚如法送之以禮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音釋經好去聲　傳難去聲樂音洛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横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王道言之凶短折者凶惡之人則殺之使短折也疾者墨劓剕宫以殘疾其體也憂者徒流髡鉗以憂惱其情也貧者籍其所有使之貧也惡者録其過而申明之使彰其惡也

弱者翦其羽翼使之弱也以極之重輕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音釋

經 折食列之列二反按陸氏有二音一音時設反則音如喉舌之舌一音之舌反則音如浙江之浙又曲禮但音市設反則陸意以前音為正矣

傳 横戶孟反 夭於兆反

旅獒

西旅貢獒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按

此篇舊以為戒武王之書朱子語録云旅獒之作武王已八十餘歲而太保諄諄告之與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按五峰胡氏皇王大紀謂旅獒為成王時書後人見篇首有惟克商通道之語遂以為告武王不思武王之克商僅六年而崩如越裳肅慎之來貢皆在成王時則西旅之貢亦必在成王時無疑矣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獒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踏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踏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此旅獒之本序

音釋傳航音杭傳柱戀反盾杜本反與矛盾之盾異音趙宣子名踏丑略反何休註踏猶超遽不暇以次見宣公五年呼去聲屬音燭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

食器用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音釋經易以豉反傳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事見國語此昭德之致也分魯以夏后氏之璜音黃美玉名事見左傳定公四年此分寶玉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

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陳氏大猷曰君子人之所尊敬也狎侮之則人無歸心矣小人以力事人者也狎侮之則不肯用力矣此因言慎德而推廣之狎侮則非所以慎德矣

音釋經 盡子忍反中去聲下同 傳 狎下甲反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陳氏大猷曰受褻是役於耳目之所玩

音釋傳 好去聲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音釋經 喪去聲下同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音釋傳 應去聲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

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音釋經畜許六反傳觀古玩反穆王事見史記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㚆而言也

音釋經行胡孟反累力偽反簣求位反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後之人君可

不深思而加念哉按此蔡氏以謹德為一篇之綱領而仁山金氏又推明慎德一章為貢物之制昭德一章為受貢所以示諸侯而其下文又推玩人以及玩物因玩物以戒喪志因喪志而言定志之道因道寧而及知言之故語雖偶而意相生也既又因玩物而上推玩人之失以防其原因寶物而歸重寶賢之意以易其好而終之以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之戒末又結之以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之辭其發明太保訓成王之意可謂曲盡其旨矣

音釋

傳遺去聲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璧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

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音釋經滕徒登反傳屏畢正反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

音釋傳見形甸反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啟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為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

音釋經為去聲傳共如字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卜

音釋傳卻乞約反止也俗作却非蓋因草書而變也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别為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祼圭以祀先王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揺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墠以自禱也音釋經墠上演反植時職反鄭傳祼圭上古玩反見典瑞孔傳云置史云植古置字傳璧三王之坐周公秉桓圭為贄

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

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代武王之身董氏鼎曰按晁以道說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上帝蓋責武王欲以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而下文言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原夫死生有命周公乃欲其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紓危急精誠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音釋

經　遘居候反

傳　勝平聲紓商居神與二反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

多藝不能事鬼神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

音釋傳任如林反又如鴆反堪也下同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乃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即就也歸俟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

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

音釋經 屏卑正反 傳 即就也即命于元龜與虞書命于元龜同謂令之于龜也即字當訓為即時之意語去聲見形甸反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

音釋經 籥與鑰通即今鎖也馬氏註云籥者藏卜兆書之管披鄭玄易緯註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物之管曰籥周禮管鍵左傳北門之管亦皆訓籥如黃鍾之龠容千二百黍即黃鍾之律管長九寸者也鎖形如管籥空中以受鍵故或名管或名籥又籥字從竹以形如竹管也鑰字從金以金為之也蓋鑰是鎖筒鍵是鎖須揞鎖中以搏鍵者即今鎖匙也禮記月令註

誤以鑰為捭鍵器故禮記疏及周禮疏皆承其誤今詳辯于此并去聲

傳重傳容反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

音釋

傳兆之體周禮太卜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又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註謂兆象也見形甸反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按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縢之匱者亦啓此

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為此匱藏此册祝為後來自解計也林氏曰請代武王死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音釋傳　以金緘之按金謂鎖也即所謂籥也王鄭註云縢束也詩緄縢註云緄繩也蓋藏書之匱金以鑰之縢以緘之二者兼用故謂之金縢所以致其固也金不可為縢縢無取於金孔傳云緘之以金而蔡傳因之祝為去聲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音釋經　武王既喪

按經世紀年武王巳巳歲即位至十三年辛巳克商壬午有疾而瘳又三年乙酉冬十一月崩年九十三成王方十三歲

傳 覬覦音冀俞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君也如朕復子明辟之辟周公聞流言乃告二公言我若不利於孺子則是我有無君之心我無以告我先王於地下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呂氏曰王欲誚公而未敢即悔過之根本也

音釋

經 鴟處脂反 鴞于嬌反

誚才笑反傳比畀履反敗北邁反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音釋穫胡郭反盡在忍反下並同弁皮變反傳倡音唱脅虛業反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句我勿敢言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

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之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音釋經噫於其反〉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成王〉

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家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矣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

熟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迎者也天乃雨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音釋　傳見形甸反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為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

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告諭之也陳氏大猷曰武王以公義封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舍武庚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舍三叔任他人武庚雖欲叛而不敢

音釋

傳 監古銜反相去聲為去聲遺去聲害音曷復音腹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林氏曰政雖攝於周公而成王在上為天子號令雖由己出故必稱王命以告也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

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沖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沖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音釋經弔弗弔如字朱子語録云書中弔字只如字讀言不見閔弔於上天也造如字又七到反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

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朱子曰用字當屬下句今從之音釋經賁彼

義反用朱子語錄從王荆公讀屬下句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明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呂氏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此一篇之綱領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為言按金氏以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作一句讀即命曰以下述命龜之辭

音釋經遺去聲

傳曩乃黨反鼂也見形甸反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

鄙我周邦腆厚誕大敘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音釋經腆他典反疵才支反傳緒象呂反鄙邑左傳子產曰鄭鄙邑也子展曰鄙我是欲註云楚欲以鄭為鄙邑華元曰過我不假道鄙我也註云以我比其邊鄙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于往敉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矣三山陳氏曰賢者之見常先衆人而決彼知天理

人事故來助周周公因十夫之來信天人所向故知我有大事之休美況卜之并吉乎聖人雖灼見事理之當然亦不敢自用必考之人謀鬼謀之合而後決也陳氏大猷曰此章方言武庚作亂來歷決之以賢與卜民獻龜卜乃大誥綱領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

三叔不睦之故賓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陳氏櫟曰據蔡說則以小子為邦君等之自稱以考翼為父老敬事者據諸家說則以小子為成王自言挨上文言之謂是在王之宮邦君之室及我小子之身當考成其翼敬以自反而已不可征也二說者皆未允當宜與下文厥考翼之言兩處一樣說而皆通可也大柢周誥聱牙又或訛缺不可強通姑解其大略而已可也

音釋經曷音害傳釁許刃反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造為卬我也故我沖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

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我沖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音釋 經 造去聲 卬五剛反 朱子語錄云卬即我字沈存中謂秦語平音故謂之卬 毖音秘 傳 治平聲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

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丕丕基業其可違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陳氏櫟曰小邦不必言百里此非文王也天明畏與臯陶同亦與紹天明不類

音釋 經 相去聲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閟者否閉而不通毖者艱難

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代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毖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朱子曰諸家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註云棐匪通用如書中棐字正合作匪字義許氏月卿曰天棐忱辭謂天非誠有言辭考之民可見天意欲征武庚非諄諄然命之民心所欲即天意也陳氏櫟曰以前寧人為武王舊臣亦未穩玩文意寧王寧人前寧人皆合指為武王棐忱辭許氏說甚明順且不背朱子意

音釋

經 省息井反 閟音秘

傳 呼去

聲否部鄙反下同多難去聲治平聲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已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況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

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陳氏曰厥考翼與前考翼不可征要當闕疑

音釋 經 構居候反菑莊持反爾雅註始去草也

傳 肯為去聲下肯為同治平聲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厥養也謂人之臣僕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此段王氏張氏林氏皆云當闕疑金氏曰堂搆之喻責之吾身代救之喻責邦君御事

音釋 傳 厮音斯役也漢書厮養卒註析薪曰厮炊烹曰養長上聲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

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惟於征伐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棐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況君奭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閎夭之

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何疑哉陳氏櫟曰爽明國事實由哲人爽邦猶言通達國體也十人即十夫所謂爽邦之哲人也亦惟此十人深知帝命及天之匪忱爾於當是時尚不敢變易上天命討之法矧今天降戾誕鄰胥伐骨肉相仇事勢危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是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矣以此解之豈不明順蔡氏必以十人為十亂費辭辨之自爽邦至棐忱本無武王時之意也十夫十人前後相應周公十亂之一不應自言之也金氏曰此言周家開國之初皆由哲人能迪知天命於難忱之中其時邦君御事不敢違上所制今此作難之人近相攻於我室爾乃不知天命之不變易乎

音釋經 易夷益反下同 傳 難去聲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

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林氏曰我長念於心則謂天以紂之暴虐而改命我周其於殷人也若穡夫治田去其稂莠必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勿使能植而後已今也有遺種焉則我何敢不於田畝之中而畢其事乎蓋武庚之叛亂而不去則為不終朕畝矣　音釋傳去上聲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

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此哉陳氏櫟曰自予永念曰至卜陳惟若茲當合爲一章其意若曰我深思言天喪殷若穡夫之除草我曷敢不終朕畝乎天亦惟降休命于武王我亦何待窮極於卜敢不惟天是從以率循武王指畫之疆土乎況今卜又并吉乎意謂東征之舉以天命與先王之責决之本不待卜況今卜又并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討罪决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陳氏大猷曰此章總申前諸章之意以哲人元龜知天意之當從前業之當終故决往東征也

音釋傳斷都玩反下同復音腹知音智與去聲

微子之命微國名子爵名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録其誥命以爲此篇

今文無古文有仁山金氏曰微子帝乙之庶長子帝乙欲立之太史執不可乃立受及受無道將亡

且忌之微子遂遯于荒野武王入殷式商容閭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推恩殆遍而未及微子以其遯去而未之獲也及武庚叛成王周公誅之遂封微子于宋為殷後以賓于周此其命書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

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音釋傳長上聲膳音煩祭肉也喪平聲見僖公二十四年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天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朱子語録言微子去之是不仕于王朝而遯去耳初不言其歸周也左傳言銜璧輿櫬史記言牽牲抱茅必皆無是事也以商王同父之兄而自歸于武王是忘君辱身而先亡其宗國矣微子必不為也　音釋經踐茲演反令去聲聞音問歆虛金反夏亥雅反傳治平聲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新安陳氏曰慎乃服命不過如康誥之明

乃服命謂所服之命耳自二孔以上公服命無乖禮制為説而林氏祖述發揮之意深論奇非此章本然之文意也此既言之下文勿替朕命又申言結之實皆指此篇之誥命耳

音釋經 蕃方煩反眦頻脂反歎音亦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音釋經 無與毋通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葉氏曰康舊所封之國叔字也武庚三監既平析其地為邶鄘衛以衛封康叔此其誥命之辭今文古文皆有今按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呼之若以為武王既崩三監平定之後而以衛封康叔周公述武王存日之戒以命康叔則無疑矣按武王十三年克商十四年有疾以周公之卜而瘳十九年崩成王即位

年十三是年三監挾武庚以叛二年罪人斯得三年周公東歸誥康叔當在是年成王即位之三年命周公代管蔡畢用殷遺民封康叔周公代武王重敘康誥酒誥梓材三篇非一時所發初成王迎周公自東歸時三月十有六日王命周公東基于洛大會諸侯百工伎藝無不感悅是時賢士悉見于周時公欲告戒庶邦無由特以武王存日之命命小弟康叔音釋傳康叔康圻內國名鄘蒲妹反鄘餘封反應平聲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

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林氏曰周公營洛將遷殷民居之其曉諭之辭則有多方多士之書其餘民不還而留於衛者則以委康叔故於作洛之時殷民或徙或居遂於此誥命康叔因以訓迪餘民也

音釋經 見形甸反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武王也王若曰者周公述武王存日之言以命康叔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

音釋傳 長上聲下同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左氏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音釋傳 左氏曰明德慎罰見成公二年

上去聲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所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

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文考明德慎罰首恤鰥寡役可役敬可敬罰可罰昭示其民時我附庸一二邦克自修治西土之人情深怙冒帝乃大命文考殪滅戎殷汝小弟封得奠茅土在此東土此告以得受封之由欲其知所自也

音釋經夏亥雅反聞如字又音問殪壹計反傳見形甸反與去聲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下明德也遹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

康保經緯以成大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遹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耇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音釋 經 遹音聿又音述衣如字又於既反別皮列反 傳 治平聲見形甸反下同識志往行胡孟反胖蒲官反分扶問反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

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恫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金氏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寡怨孰若無怨怨不在小也在於能惠人所不惠勉人所不勉則小大之怨俱無矣康叔視民之患若在己之疾天命可畏民情可見小人難保惟盡汝心無求自安乃可乂民怨無大小皆能為患唐孔氏曰弭怨之道當惠所不惠如鰥寡孤獨人所易忽汝當撫摩是惠所不惠也纖微小事人多棄怠汝必勉行是懋所不懋也

音釋

經恫音通陸又敕動反瘝姑

還反盡子忍反好去聲傳好惡並去聲治平聲行胡孟反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陳氏大猷曰汝小子所事在弘廣王之德意以應保殷民殷民乃天命所視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殷民所以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

音釋應去聲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故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

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敬明乃罰罪無大小故則刑過則宥

音釋傳稱平聲 治平聲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勑戒勑也民其戒勑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陳氏大猷曰去民之惡如去己疾則調治無所不至民必康且治矣王氏曰刑罰之有敘者政而已未及夫德也故民之和強勉而已非其德也

惟導之以德然後民應之以德也畢棄咎其康乂所謂應之以德也音釋傳去上聲下非同治去聲

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己而刑殺之則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按刵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為苗民所制刑殺劓刵必本其人所犯非汝封所得專之也音釋經無與毋通劓牛例反刵而志反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今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

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有司外事汝但當使其不過于準限取法乎殷罰之有次序者即無過乎準限矣陳氏大猷曰上章槩言用刑此章專言衛國之刑故以外事別之猶下文言外庶子外正也臬門相也有限準之義故以訓法猶謂法為律也陳氏櫟曰左傳定公四年有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則康叔以諸侯入為王朝之卿明矣為司寇與即衛封兩不相妨往來乎朝廷邦國之間何往不可呂陳內事外事外庶子之說極當蔡氏何必疑之

音釋

經 臬魚列反下章同

傳 準限之義說文云臬射的也註謂射之高下準的也爾雅云門中槷為臬故兼取二義朝馳逐反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為囚求

生道也蔽斷也陳大猷曰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服猶著也著於心而念之也蔽要者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汝要囚不可輕必服念之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深思詳察畢見情理乃大斷其所要之囚今世大辟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未嘗遽斷也

音釋

經要去聲下同要囚二字兩見此章兩見多方篇孔蔡於此章皆釋為獄辭之要孔氏多方篇前釋為要察獄情後釋為執其朋黨蔡氏多方篇皆無釋然多方篇兩章文義皆不同此章孔蔡之釋若如孔氏之前後異義則尤不可按孔氏末章因執之說甚當蓋要字讀為平聲有約勤之義謂繫束拘攣之也周禮掌囚註云囚拘也拘繫當刑殺者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以待蔽罪正此義也以此通釋前後三章無不妥矣陸氏三章皆音要為平聲當從之傳為去聲斷都玩反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

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義宜也次

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敘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陳氏大猷曰罰獨言之則兼刑殺上文殷罰有倫是也罰與刑殺對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也汝之用罰本是準限又本是殷之常典事雖合義必本天討不可以就汝意使汝盡順于義惟曰未有順義之事戒其不可有矜喜之心也

音釋經盡在忍反傳斷都玩反泥乃計反已當去聲乘平聲中去聲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

知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音釋傳少失照反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暋强憝惡也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强狠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民自作罪亦無悛心連犯寇攘姦宄殺人取財之首惡人怨莫甚焉者況被大敗彝倫必如法無宥音釋經暋音敏憝徒對反傳强平聲惡去聲下同罪為去聲當去聲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

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玆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彞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玆無赦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彞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音釋經弔音的朱子語錄云音如字言痛憫此得罪之人也

泯面忍反作罰句絕傳可惡去聲下並同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

速由兹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其不奉大法乖違節制務造名譽以蠹政病君者若此有犯必當速寘于罰務合于義陳氏櫟曰不率大戛一句或以屬上文或以屬下文不勝異說孔訓戛為常固不通蔡訓戛為法亦未見所本一說戛擊也承上文如此而猶不率從乃大戛擊以痛懲之上文寇攘殺越乃不待教而誅者此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者也此說其庶幾乎 音釋經 戛訖黠反 別皮列反 傳 長上聲下同 深惡去聲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康叔邦君最長必先齊家乃能訓人若惟恣肆威虐廢弛王命則是不能以德用治矣 音釋經 長上聲

汝亦

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汝若能勤彝典本文王以裕其民思以及乎文考則有以慰悅乎君心矣陳氏大猷曰民之不孝不友由不知敬五典也敬則律己嚴而感率者盡裕則待人寬而從容自得然敬典而不知忌刑亦非所以全裕民之道惟法文王之敬典忌刑乃能裕民耳弗念弗庸既以為朕憝則敬忌裕民人其有不懌乎此上三節疑有錯簡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

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林氏曰我今其惟殷先哲王之德可用以安治斯民者作起而求之求如敏以求之之求開導其民于吉康必本夫殷先哲王之德況今民罔有導之者以故寘迷有導之者其不背惡而從善乎

音釋傳夫音扶治平聲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鄒氏曰我不可不監視文王之明德慎罰故告汝以德之說使汝用德於行罰之際則哀矜而不濫所謂以德行罰也

音釋經監音鑒說如字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

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静未能止其心之狠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況曰今庶羣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予不可不訓爾以鑑前德今民但見施法不見施德故開導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同得所開導天若責我我敢怨天乎不以民之罪罪其民惟以罪歸之于已陳氏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即所指文王明德慎罰之義故告汝以德之説於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行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静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猶未同民之不静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故爽明惟天其將罰殛我矣我其不當怨也惟其罪不在大與多一毫不盡且為有罪況曰其已上顯聞于天而欲逭天之罰殛可乎爽惟天其罰殛我與爽惟民迪吉康同爽惟蓋當時語此王責已以勵康叔也要

之此等語言多不可强解難通者不如缺之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陳氏經曰蔽如一言以蔽之之蔽惟斷以至誠則不惑於非謀非彝矣慎哉無作怨無異圖無異典一斷以此心之忱大惟敏德之法常顧汝德遠大汝謀求奠其民則汝惟無瑕之可殄矣

音釋 經無與毋通 傳斷都玩反 省息井反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

民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畀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董氏琮曰肆語辭如肆徂肆往皆語辭也 音釋經無與毋通傳治平聲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世享其國也世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酒誥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今按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以申言首章文王誥毖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云 音釋傳專為去聲下邦為如字圻與畿同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詩所謂沬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邦而發也薛氏曰妹古沬字沬水名因水名地也陳氏櫟曰明大命于妹邦大命即下文是也

音釋

傳沬音妹為去聲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文王世次為穆故曰穆考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敕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毖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誥毖庶邦云今按武王封康叔于妹邦惡妹邦以酒廢事於是述文王戒百官士庶之慎酒敷大命以訓戒其弟封而作是誥前既宏文王之大德後乃自明其所誥毖之命因表顯其臣民之意而云王若曰嗚呼封往茲邦矣其亦敬穆考文王

之大命以治於妹邦首言我文王之肇基西土也導迪其民臣惟祭祀則用酒而朝夕之所誥戒惟酒是慎其用酒也乃在於臨祭祀格上下之後庶幾肇福敬民而永為彝用矣

音釋經 少失照反 傳 當去聲令平聲者為去聲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蓋酒之為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喪身失德即天之降威也今天降災大小邦豈不由酒而致辜耶

音釋經 行胡孟反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

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陳氏大猷曰此文王誥教庶邦庶士之小子今按官有其守則不敢飲酒民有其業則不暇飲酒惟祭祀而後得以飲福尤必以德將之無至於燕酣焉

音釋

傳 少失照反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蓋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穡者必不暇縱酒此文王訓迪小子惟土物愛則能全吾身之善聽祖父之訓庶幾知任稼穡此心用臧其於老成之彝訓必不至於侮慢而能用心聰聽不昧以謹酒為小德而不致其謹也德無巨細惟一視之

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蓋縱酒者必由於怠惰俾服田以務本固能以孝養為心服賈以逐末亦惟以孝養為心尚何暇於縱酒哉仁山金氏曰妹土之民繼此以往手足專於種藝走事父兄服乘遠賈以養父母父母喜慶則用酒此教妹土之民也

音釋　經　長上聲　賈音古　養去聲　洗蘇典反　腆他典反

傳　肇敏見爾雅釋言郭註引書云肇牽車牛　貿音茂　易夷益反

庶

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羞耇言爾臣悉聽朕教能奉飲食以養耇老者皆君之賜也丕惟曰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耇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

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仁山金氏曰惟字當訓為與字羞耇惟君謂薦羞于耇老與羞于君所也按儀禮君燕其臣凡羞于君者皆士也此謂惟養老與燕于公所則可飲酒饋祀禮畢則可飲酒此教妹土之臣也又曰惟訓與書中歷舉之辭皆曰惟上文惟曰下文畏相惟御事厥貢羽毛惟木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皆是訓與

音釋 經省息井反 傳長上聲樂音洛下同治平聲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毖酒之效其大如此真氏曰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焉王乃以克受殷命為職此之由何耶但觀幽厲

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仁山金氏曰棐俎非遠也前章命康叔述文王西土之教以教妹邦故此章又總言以明証之謂我西土非已往遠事也其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此以下誥康叔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大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曰其敢尚飲乎

仁山金氏曰殷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與小民之難保經德於己而秉哲以用人垂統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經世久遠而皆能成其君道敬畏輔相與御事之人然非外為恭也實不敢自暇逸況敢崇飲乎此章皆言商先王為君之事越在外內服始言諸臣舊說惟御事以下為言臣事非也惟訓與解見上文夫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商之君臣既一本於敬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況敢荒敗于酒于以見商先哲王中間七世之君輔成王道敬畏輔相由是見羣職輔恭罔敢自逸而況於崇飲乎

音釋

經相去聲　傳見形甸反行胡孟反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

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祗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陳氏大猷曰越及也伯諸侯之長也內服畿內也庶尹衆官之正也樂正酒正之類也亞次大夫也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也宗工尊官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里者朝廷君臣風化如此宜乎內外皆不敢湎于酒不敢畏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自不暇飲縱之飲亦不為也祗辟敬君也陳氏櫟曰此一全章言商先王前後君臣內外一皆以敬畏修德為心故不暇湎酒而欲康叔法其所以興也仁山金氏曰此以上述商先王不飲之德及商先臣不飲之俗

音釋

經 辟必益反

傳 長上聲下同 夫音扶

我聞

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沈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

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仁山金氏曰此述商後王飲酒之禍及其臣民羣飲之辜

音釋經易夷益反佚音溢盡迄力反狠下墾反羅鄰知反聞如字下同傳祼魯果反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陳氏櫟

曰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起下章欲康叔率羣臣以剛制酒之意因言我不惟若此多誥古人有言毋于水監當監于民今商紂身亡國滅可不監哉

音釋 經無與毋通監音鑒下同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湎于酒也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毖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

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儔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湎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傚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剛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毖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況毖於酒德也哉此章四剛字一節重於一節所任愈重則所戒愈嚴劼毖以上所戒勑而言剛制以己所檢制而言若曰汝當戒慎殷之賢臣以及庶邦君長內服御事毋燕酒所以戒勑於人也而汝亦剛制于酒所以檢制於己也

音釋

經

劼立八反　圻與畿同

父音甫薄蒲各反音與博同辟毗亦反

傳六典八法八則八柄並見周禮春官主封圻周禮封人為畿封註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又大司馬制畿封國註云立封於疆以為界又王畿之外九服為九畿註云畿猶限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輙殺之可乎劉氏貞曰此書不責商民之湎淫而責在位之躬化商之故都大家世族猶多而康叔之百官有司自周而往者亦有之自矧太史友以下皆康叔之百官有司也曰羣飲指此輩也使民為羣飲有司之

事耳康叔以國君治之豈曰不可而何必歸之于京師乎執歸于周亦恐康叔之専殺曰予其殺嚴為之刑而未必殺也忠厚之意寓於嚴厲之言豈不明哉一篇始終之意皆以在位者為言而解者不察盡以民言之過矣

音釋

經 佚音逸盡子忍反又在忍反

傳 過古禾反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殷受導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遷革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此章謂殷臣湎酒其非朋飲越諸技藝暫而飲酒者勿殺姑教之以其染惡之深而被化淺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湎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

誅殺之罪矣王日休曰此二節皆王告康叔之辭

音釋經蠲圭玄反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仁山金氏曰不治臣之湎酒則民皆湎酒矣

音釋傳治平聲

梓材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寛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强合者矣

音釋 傳治平聲辟毗亦反比畀履反別筆列反斷都玩反屬音燭監視之監音鑒啓監之監古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

音釋傳 都家周禮都司馬家司馬註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家謂卿大夫采地間去聲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痍也此章文多未詳陳氏大猷曰汝如此常言於臣曰我有彼此相師

之道爾大而三卿衆而尹旅皆所當知我惟曰無虐人殺人耳爾康叔當以身率先之君指康叔亦其君能先敬勞乎民則羣臣遂往致其敬勞矣歷人者如今干證罪人所經歷也戕人者傷人肢體也敗人者毀人物業也遂於往日為姦宄者殺人者歷人者皆宥之而咸與為新羣臣遂亦見其君以寛宥為事凡前日之戕敗人者亦寛宥之矣

音釋 經 恒胡登反勞去聲下同戕慈良反 傳 長上聲勞來並去聲過古禾反疻之氏反音與咫同漢薛宣傳註以杖手毆擊人剥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瘢者律謂疻痏師古曰疻音侈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内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

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制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陳氏大猷曰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國自黃帝已立左右監以監視萬國然監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衛亦連率之方伯故稱曰監

音釋　監古銜反下同為去聲無與丗通屬音燭養如字恬徒廉反兹句絕辟毗亦反傳掖音亦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疆畔

也畎通水渠也塗堅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雘采色之名斁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塈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音釋經 菑莊持反塈奇寄反陸故愛反 傳 茨才資反梓材馬云治木器曰梓孔傳云梓人治木為器樸匹角反馬云未成器也斲竹角反雘屋郭反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治平聲 去上聲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音釋經 夾音協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音釋經先後上先見反下胡茂反傳勞來並去聲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按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强釋難通獨吴氏以為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啓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陳氏櫟曰已若茲監與上文自古王若茲監相似而實不

同上文之監平聲三監之監也此之監去聲監視之監也此篇只依朱子以殘編錯簡讀之庶免穿鑿

音釋

傳讀音豆
強上聲

乾隆御覽之寶

書傳會選卷四